



10407

鳩茲集目錄卷三

刻豐南馬先生遺稿序

郡理魏獻五先生考滿序

張母董太安人七十序

王母毛太碩人七十有一序

吳母蔣太安人八十序

壽孫母序

范太母俞碩人序

錢母朱太孺人七十有四序

張太母八十序

汪母詹孺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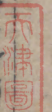
曹母夏太夫人七十序

方母鮑太孺人七十序

金母傅碩人七十開袞序

竺母某孺人六十序

吳母毛恭人八十序



鳩茲集卷之三

古鄆 徐時進見可甫 著

古循 張 萱孟音甫 選

序

刻豐南禺先生遺稿序

自齟時一睹豐先生道上觀者襍遯延脰蹠趾
幾不得前余亦竊咲爲乃公看殺憂矣公土木
鷄皮鬚髻當頂蹙蹙一籃瞥然經市先不恒見
見乃大詫不必盡知豐先生書與其詩若文也

鳩茲集卷三

一

當豐先生時吾郡大司馬張公惟靜爲主盟而
於豐先生獨多遜其序先生詩梓行之則自

今上丙子去公捐客且十年其孫越人哀自散
亡故當不無濡逗世或謂公養病傲士區蓋不
謀關崙都廢題詞屬草率從手脫不越宿而奚
奴已竊投好事不能以半蹠貯久矣歲丙辰溫
陵蔡公體國奉 璽書視吾海上師選聞與公
之曾孫孝廉建嗟咨前事且云入高事遠遺物

猶珍矧文字而名作者壇忍令溷漶乃爾於是

孝廉君括諸門舊弁前所儲付剗人而使君則以序命之不佞某余曰主臣凡吾所爲甚欲使稽公一見何必不如士季乃其人在玉樓吾所爲不可見於先生先生所爲吾得而叙置之俾譚者有述焉後先引重何必第爲先生不朽先生登朝在世廟初年會大禮議起尊公五溪學士議不當上旨考功公與諸同議名臚具皆得杖而五溪公以首議拜杖且得戍坵不及首丘此則公侘傺不平之所繇而儻蕩詼詭

頽然自放畢一世而不可意之所托以發攄者也其自成童耽書已寢淫焉十行並下一目不忘至四十外非諸家近行無他死秘留公一盼矣其爲詩若文先無行集不必盡踰於天下繁天下所以知考功以其書而里中人以其名而更爲贗罕得公盛年妙墨贄四方而參品目故當不無異論評者出而評評者又出千載而下各不相爲冥漠之間把臂相知且得無深念初議率率乎下馬布毯觀以三日不復敢謂浪得

名其初固無意爲齟齬也少焉嗒嗒折心要爲
共詣之途已見得爾又安所得爲違心之論紫
蓋祝融業業不相下直從蔚藍亦各天植之耳
未必祝融以諸峰之拱已自多紫蓋亦復何心
望深於所不拱已雖然吾猶未得其所以有拱
不拱意也以尼父之聖而名播揚於天下猶云
子貢後先之大道逶遲耳目是固宜必有以通
其意豐先生高自標位亦何意於吾黨孰謂吾
黨而可無意於先生哉是剖也明使君獨闡之

鳩茲集卷三

二

母今宇宙精英與人骨並去盛事也正吾黨事
也詩凡若干章合之司馬公前剖共若干章文
若干章大抵非里閭生前所得寓目而矧以稱
於四方姑以耳其名曰夫夫空青水碧能語怪
不能語恒皆意之云未之下馬作三日觀也余
所睹記詩骨蒼神遠悲壯沉雄雖闢豁豁呀而
幽閒獨寄文自西京以後比事宵形無意矜奇
而百千年下上勘訂謬誤更鑿鑿令讀人爽然
惜未有能盡譬其亥豕與天下暢然滑疑之耀

也所藏世統五經傳多逸文并以疑存俟後君

子

郡理公魏獻五滿考序

魏公之爲理於吾明行三年當報政諸子衿造
余而請曰惟吾師之有造於二三子也何能一
日去終今計之師行拜召居在日月之際不必
長吾有矣微獨二三子不能長以師爲二三子
私師亦安能以私徇今吾二三子得以師長吾
有師之被於天下與被於吾二三子微巨近遠

鳩茲集卷三

又三

必有分矣向惟師言之提我猶屬耳若爲邇所
自寢尋回面易心若寒燠之無窮若爲久夫速
與久皆非吾所能以也唯子大夫爲我師驅載
之孰之不永懷所自爲久不當爾耶余曰然自
古定制內爲外君故內職要以重外職詳以輕
外之詳無過於郡若邑郡邑之詳無過於守若
令太之學校農桑錢穀訟獄河渠賊曹及一切
舉廢興墮卹灾定傾自織自委無之非守若令
所足履而手辦者其於考要慮無不書之矣郡

之理亦且得而書之乎理專於聽五詞平嘉祐
而所承以操割則二臺與監司十九焉又其巨
爲辨官才車轡麟周環一道無停軌耳而目之
曰某亡害某不亡害皆臺使之所倚寄以受
厥成者也理當列績且得而自列之否乎凡理
之重在於厲風猷疏沉抑定平反雖名在郡國
而職之以其要則如其內者也功令程人於職
之中而才賢時溢於今之表且不曰居然不可
陵以其品乎品非功令之所載而持令者之所

亟先必於此計我公之所奏於當宁條件節目
而已耶以其官則必有條件有節目如郡如邑
而後可免於議以其人亦必以其條件以其節
目以附於格如郡如邑而後可署爲稱公非此
官并非此人國家砥世翹風之意時有所寄
而必不以恒品馭公等可知矣尹師魯歐陽永
叔此二君子嘗爲理於洛矣時有山水之娛守
錢公每徵歌移饌以就之其去簿書期會之徵
不邈耶胡爲有此蓋所以優風沂之曠遠茂自

今之聲寔而爲異日者之大受地也吾向者蓋
矚公其爲人直而寬肅而無佻閒而有禮坦乎
其誠自有也空空乎不爲巧故織趨也確乎其
不渝移也似不察人而天下高高不可以媿妍
欺也脩乎其尺尺寸寸無曠也亦嘗一攝邑矣
職舉其巨已爾扶取其懲已爾牘牒供所稟奉
已爾賦乘責使幾額已爾不無虞芮之質而塗
自解不無左右之袒而口莫關其庭間以清而
城旦束矢之不足於庾也其野哉以安而妖狐

饒獫莫之敢窺於穴也審陂瀦之於穡人急而
以佚道使也雖觸雪而射程之不自暇矣蹄梗
梓之爲材美而工師之有俟於求也卽驅車之
役會不能以少選而薪標之不少逾期矣凡此
豈公所書而爲績者耶公之自度其慮非爲職
驅亦公之所自成其爲公者也民寔有口士各
有心三年而怛焉如赤子之不可離於母下所
繫於公以其誼上所矚於公以其品亦世所以
自成其爲世者也謂諸子衿而於公貢諛可乎

哉伐薪汲泉皆名士必邢先生和璞乃能使其
人心大願非苟爲附而已也吾於魏先生亦云

壽張年母董太安人七十序

自昔田過先生已言之曰非君之祿無以養吾

親然親年篤邁每怯於檣轅標檣之勞而所遊
宦或數千百里而遙中更嶇崕之墟浩渺之鄉

則疑未必得至即至而燥濕異宜寒燠異候地

毛土箸異供則疑未必得安以故親之憚往者

十六而子亦不復敢厚爲之強徒以斗升之故

怵怛舍去而人子之膝席承歡者未易縷指矣

同年張孚之氏家世金陵比釋褐成進士需

次得民部郎陪京於是孚之辭承明歸其嘗與
孚之交而知孚之之繫於親者喜而觴之曰子
是之行瞻親舍耶之官耶謂是服官而庭幃在
無庸騎置以勞其親謂是娛親而職任在無妨
積秩以 褒其親計從仕便逸有加等子者耶
蓋靡不竊竊爲孚之樂而其嘗與孚之交及見
孚之行而有親不能置於邸者又靡不戚戚緣
孚之感而孚之則若固然有之而不自爲異數
違者則何也是月二日太安人壽七十若輩則

拜太安人幃下瞻簪杖履無貶康壯竊謂孚之
即宦四方而奉太安人以行無不可又安知太
安人肯不如丈夫子者亦欲流覽寰區而不必
以里居爲快耶微聞太安人方嚴有義善操其
家撫訓猶子孤幼及成不自知非太安人出當
贈公時蚤有髦譽窺討益力太安人居恒勞苦
之謂以迺公才出辦天下請從迺公飭約戶內
課督兒子令乃公得壹意堂皇即太安人壯志
而及是不以行役爲瘁可知也孚之所爲固然

有之而不自爲難得者以是與孚之之仲晦之季蘊之酬客以復曰否否人臣所難必於君者置善以寧也人子所難必於親者旣壽而康也以不可必得不得之君而又不得之親則情有鬱結而不信以不可必得不得之君而幸得之親則情有骫骳多方而後信是故離處之不如聚居也動徙之不如靜置也無問智愚而知之矣有如伯也奉親而往試以語於今日有能使不肖仲季挈子婦往而共執此兕觥者乎即不

肖往矣亦焉能通中外聯子姓暨里閭中之尊賢耄少共此一堂而今大鑪不酒酸者乎蓋語及此而後知 主上之恩欲深濡暢北邸諸君子之豔言心羨當由感奮而伯氏特以無望得之君以不敢過望得之親故不爲異耳於是孚之與客皆謹呼稱善孚之則再舉屬客徼天之靈諸君子之佑異時備位彊服吾母仍似屬者無憚行意可勝大願且吾今即委吏耳弗敢易之唯是母誨斷斷令諸伍得餼作其遠輸者弗

爲役淹亦欲以是効於母氏願諸君子之勗我
以相也客復懽然願得樹置其詞爲異時券而
同籍之與茲會者大行賀伯聞則以奉使自北
來方率率趣星駕獨余以犬馬齒推擇祭酒遂
奉簡記如左

壽王年母毛太碩人七十有一序

余兄弟旣領籍則分直曹事而余與王君君文
同得秩宗曹耦俱蕭寂撫膺抒素即衷肝可髮
縷數矣八月某日君文則戒諸同舍生集邸樂

至則盤孳絲竹甚設同舍生異而詰之始知伯
母壽旦晨興君文旣肅冠紳畢祝告復迓諸同
舍望南天雲氣浮白愉快也余迺誚讓君文旣
緣多幸得凡事兄誼得母若母胡不前謁余而
令謀所以賀君文謂余母以前歲是日壽七十
業煩戚里致辭矣今茲七十有一也余曰否否
數始於一從一積之乃得十故古人以一爲開
袞此愛日者所加喜也且子今者之庶膾可以
宴朋友而不能上親闈子之家婦若子能宴親

聞而子又不能親致之徒以候 璽書需祿養
故違此一日而與諸儕留諸儕卽不文猶能以
爵者辭從數千里而誦言之以紀於尺幅間是
不猶賢於醕醴之供且不嫌不及膝下乎王君
則輾然謂余甚矣徐子之善啟我也請述余母
所以顧余成余狀自余王父喜儒先君子甫冠
以儒服贅外家儒旣罔効迄不能與攻苦操作
者比資而余生復受書多繇母氏經紀母身不
輕御一絲縠口不輕嘗一嚮曰庶幾存此爲兒

師傳費丙夜治紗泉先諸媵姊聲纒纒達曙以
爲常家外翁故長者竊憐母志又雅期不肖頭
角爲捐給視婿猶子外孫猶孫也而余不肖顧
不及蚤成名慰所望歲藉書田佐生具不必盡
給母以間詔余而之先皆柔和謹約於里俗無
迂德於造物無厚取而必當大而門而得無以
成晚爲不可知而情而志乎吾老人猶不敢置
拮据勞以待而異日也故終今不廢杼柚今年
得不肖春耗喜甚然聞之執工如昨以歎之家

而主猶績抑以是教不肖任政與余唯政成之日或可徵 寵命以報母氏而今猶俟也及是而得一言爲藉手誠如子言可勝大願余謂君文之念劬勞孝也不忘渭陽厚也商頌生商至於湯齊而必推原有娥以明天所開祐必有內德爲之包孕故越世綿邈而靈光迭燭有自來也今君文業第上第矣如聞鳳毛彩燦行當復以六翻翔天路世德所求敢不明章世乘令永永存此乎哉酒旣酣人人意得跡君文所叙而相嘯爲歌歌曰雲蒼蒼兮水湯湯孰岑蹄兮孰浩浩百瀉紆迴兮善下爲王想達人之羨咏此兮柔滑淖潤浸漑彷徨吾焉取夫汪氏之龍魚兮混沌中央願言維祺以酌金壘兮孰云太康併書此以侑君文選具云

、壽吳母蔣太安人八十序

托名

吾郡自東晉寢尋名區矣中間禮樂簪綬項頰相望而世俗提較猶似有谷不盡慊何哉一人耳而名欲貌榮弗辱秩欲儋貴弗污食欲出實

曰康身欲難老曰修耳目欲聰明辨智曰賢支
緒欲蕃詰顯懿曰昌凡此孰之可缺而孰不有
制乎其間陰陽爲災人道生患飛鳥惕之時衡
出豕驚以敗御遠績頓於末路盤水蕩於旣盈
即以回天倒日之力而有不能自振寧謂夫人
者自無屬厭與總之情則求多似私理則集完
爲令以天開人亦何意爲斬而人之獲天乃往
往饒此而絀彼不可以爲完也是故以全相求
而望弗克按所覩記有央央矣而何以得如太

安人者畢志滿願而無不慊耶太安人國子某
先生元配也國子先生即世所稱某先生舉海
內博士家所欽遲證曷而願爲之宗者也在事
者以先生名官先生國子而世雅稱說先生則
以先生名不以官先生未謝國子事而令子則
已鵲起第上第迨先生已老捐賓客而太安人
康適自若太安人旣歿男誕慶各以文學起家
珠履錯庭戶而進御小星亦詵詵有咸里婿孫內
戎事佐軍興紆金拖紫諸蘭支及咸里婿孫內

外婦無慮數十百指歲時賓嘉集拜堂下呼萬
福太安人頷之而已今年得壽過甲子又十九
年而長君憲副公當得四品 恩益封季子拜
新命叅知江右行省長君曰某長也當迎母養
叅知君曰某官南舟行逸當迎母養太安人輟
然笑曰余老人安故鄉且有若兄弟虞侍我而
第服勤報 天子母以我爲念於是兩君度終
不得請謀先期設春酒而後之官猗與盛哉有
如太安人即向所稱諸駢祉人世所廟祠而求

者太安人尚有一弗備乎余謂太安人諸福度
非委瓊盈貲者可方而所以永錫無窮徒以諸
賢嗣耳今夫毋者地也生之府也地孕毓旣多
則其爲物亦錯出不盡雅馴其於人也何言窮
竒何言闕伯實沈太姒之產十人霍邠諸叔無
賢聲而甚不類者二至欲挾勝國以危宗祏何
太安人所育皆彬彬篤行君子也即叔氏待珍
亦不減驃騎名且能肩溫省事聞之族亢必於
子姓之賢先民用是前詹吳之宗亢矣而懿結

踵接若此天意所以右序有艾哉有艾哉余不
佞倖然得與叅知公有葭葦故於太安人得稱
曰太親母間從諸媵獲微偵知狀云太安人蚤
時飭庀內政甚嚴迄於今神明如昨然唯專氣
致柔嗇神惜物循循自好矣抑以是爲永懷示
不敢屑越用與余旣羈身佐主者人倫鑑不得
躬致太母觴則望南天浮一卮歌旱麓二章黃
流之歌托之豐隆以侑是日者選具焉是爲序

壽孫母序

自余與孫君仲遊澤宮則仲以具慶詫余已後
先與仲孝廉舉居無何而仲亦在慈侍矣迺余
與仲則終今往返長安道徒以椎其馬箠歲執
徐復與仲歸自長安托於泌洋選間高風送秋
則碩人七十壽日吾黨之士旣推擇余爲祭酒
以稱碩人觴而仲獨憮然不自勝曰吾向者違
親而事遊自惟田過先生之言取之君而致之
親耳今吾猶巾吾斜銳之巾也吾何所藉手而
序諸君子之曼辭爲余曰嘻其不廣甚矣夫人

亦何滿願之有道之亨也賢者不自逸而賢者之親則食君之酬不啻幸矣然猶謂吾身非親有而竊嘆夫簡書之可畏迨其否也賢者不能逸而賢者之親不遑將甚且以毋尸餐而不無憾於轉予者之不聰以余二人者視彼寧無一得快也耶且彼田中負者豈必無二簋歡乎於是仲迺忻然擊鮮集客客皆肅冠佩奉頌人幃下而頌人又遠巡弗領可曰老婦何敢私此一卮哉以而父坦洞而履諸艱迺至廢箸且吾何

能忘飛語時也即賴有百喙以全要領而虎口豈人之所幸向日客憫我大難之脫必有餘祉以今所睹於而董幾何而即棄去老婦亦何心敢自宴於是仲復以頌人之詞敬謝客余謂頌人之念深類君子也第以振子之怠而有激乎言之夫憂與喜豈相掩也者以昔日之悸而今尚念之以今日之喜而以昔掩之豈人子所以娛親之意且頌人攻苦以佐太公非夫欲爲諸子地使之能得於諸髦以爲各光耶而諸髦則

已人人喜得於伯得於仲最後又喜得於季所居薄城隈而門外轍跡甚深此豈苟爲傳而已者人各以爲攻錯則往之類之爲招也如傳馬棧碩人以間諦諸屏而所與可不獨未坐之杜生碩人能無道爾進七箸乎哉客於是皆大噱謂余善樹且還自譽也人起取次上爵譎嘯徹天容有戲余者曰以子之甚口爲孫氏卜來如且莫遇是矣第今日盡謹浮白安所迫得儲胥者子盍爲語之余曰有是哉荀卿氏有言有人於此胥然藏千鎰之寶也雖行貸而食人不謂之不富凡余與仲所以取酒皆在此尺幅中也子乃傲余以所不備而故窮之以辭乎客復啞啞請記之以當主人選具云

壽范太母俞碩人序

今上辛卯吾鄉之舉於邑校者止范宣卿氏一人宣卿氏之毓於澤宮者積次久是年適當貢會學使者留之爲鄉壹適云余於時已之邸舍宣卿來余迎與同舍欣謂之曰向滯先生令於

今爲吾校光亦竒矣哉宣卿氏則愀然謂余曰
爾何諛我昔者先君子舉子晚余之生又最晚
先君子之棄藐諸孤也余甫彌誕余既無繇侍
先君子申一日養而余母陳煢煢撫諸孤以冀
有今日余旣不肖弗克令見之廼棄諸孤又可
二十年矣獨字余諸孤者俞幸在無恙而今年
亦七十有九矣計俞母之爲嫠於吾家可六十
年而余陳母在則卑則嗇則勞當陳母之不在
則仍卑仍嗇仍勞蓋性恂恂好自下非有所制

之又業欲以拮据佐兒子有成以報先君子於
下泉故勞有所不辭而七筋不敢輕有加於一
鬻夫余之先君子余旣不得申之一日余之母
陳余又不能使見之今日余之母俞能訓余伯
余仲暨余皆列於君子之林而余又不能逸其
勞豐其嗇以至於此景即遇有大官而昔人所
以計日報劉又戚戚動於衷矣余何當於子之
曼辭余於時亦唯唯無言爲叔子解者比事竣
各罷歸至嘉平月某日爲俞碩人壽日諸縉紳

先生逮同袍生與諸戚里子姓合樂堂上忽憶
叔子郎舍之語余謂叔子今日亦甚樂乎夫人
之情迫有所期而得之其樂也逾於前期而得
以叔子之儁才叙置勝人鬚眉勝人自摠帥試
於邑於郡於廉訪於直指不知凡幾而蔑不勝
人迺獨難一舉至需貢之年而始得之是其須
得也迫而其須得於今日之厄也尤伯故余以
爲范君之樂是人子之至樂也計古今之爲母
者不知凡幾而趙襄子之母也以襄子稱周僕

射之母也以僕射稱阮吏部之母也以吏部稱
俞碩人之爲母也得非以叔子之成名稱哉深
山大澤實生龍蛇山澤何待於龍蛇以爲之高
深而人之稱山澤則以其所生余竊爲叔子之
自表樂也且叔子猶寧追數其得之之後以爲
戚乎叔子之今日正所謂艾也古服官之日也
猶以奉其親之日迫於大齊乎是大不然子以
三十成名而爲父母之壽者止五十子以四十
成名而爲父母之壽者止六十此非人子之所

能求多於天者也子以弱冠成名而父母以少
小捐館舍即如叔子之生晚而訥菴公與陳夫
人皆各以年至不能逮是皆無柰之何者也故
余以爲叔子之於訥菴公陳夫人也不能無追
念而於俞碩人也不可不大爲樂樂之也且余
聞范之先多盛德德興先生官儒官而器所包
舉甚遠訥菴先生繼之高資絕等爲諸咸所宗
諸咸得之爲司馬爲寧國而先生第以角巾行
其扶義植節之事至於讓人所必不能讓而終
於不自有余以知廉取之必有厚償是在今日
也而俞碩人則以身享之寢尋至矣寢尋至矣
因併叙之以爲叔子樂

壽錢母朱太孺人七十有四序

始余與用甫同公車往也則毋事太孺人矣久
之用甫郎留曹余亦後先往於是習太母滋稔
太母所深念唯長君與其失怙之甥業爲受室
於舍猶時時响沫不已嘗曰仲遊宦庸我復以
故不恆與俱用甫不勝念會當考績則以間前

期歸治春酒毋開裘誕期在發春正月也諸在水衡稱同舍者謂余能習太母命之致詞佐用南觴余曰唯唯始母佐太公起家太公勞毋加勞太公卑毋加卑比閑而居者戶相望未必費中程乃其自約損則無若太公與毋矣顧其微獨在用甫亢宗也每以手紉伴用甫焚膏達於曙以爲常曰兒如是吾何罷當是時又似有開佑者歲畝二鍾太公畝輒二鍾有贏諸絲枲菱芡魚鳧所收亦稱是旁畝益斥里多睨瞰之或

以狎進太公徒以和飲無迕色或有貸無少靳度終不償城亦不與較或甚急祈振而色自阻則不俟其辭之畢又似固有因陳而不知其得之艱者然內自結嗇間一截具不敢輕舒七婁設婁覆若爲助簋容者比用甫非且弁筆纚纚有髦譽與諸文學交旋漿炙甚設晨以榼餉學中饌必兼人曰廣襍可附同舍毋欲兒成不當爾耶已用甫當一適無何而成進士奉 上命

作邑近墟向所睨而進之狎者慮無不嚴重太

公與母而母佐太公勞且卑自若殆緣其天性
非爲多寡積著地也已用甫以不能骫骳悟主
者旨獲譁去母謂用甫吾聞諸吐甚附汝即譁
何恨用甫逾自淬迄今官曩以私悟而疵瑕者
更以蹶不理衆云余故因太母而論人理之通
塞夫儉之爲共德也侈之爲聚讐也人知之矣
假令更互爲用約已不以廉物即侈豈不大爲
美談而今獨不然儉則持以待人雖處膏潤而
莫費半菽罕落一毛不復知公叔有譏矣侈則

獨以自奉不特其脆之於口綺縠之於體無屬
厭焉以故雖欲稍捐之人而勢不可也何者不
有所忍則不能厚積而廣侈於其所私也噫嘻
亦有聞於太母所爲者乎躬自勞苦以少餘其
資錢而輕出之以振人急慨慷慕義者未必無
處不勉使無見於其幾微而今觀之於內德豈
其學而成耶信非天性不能也用甫嘗語余曰
人言慈母度無慈於吾母者乎余曰是也而未
足盡之教若不以姑息亦嚴矣伯仲之間不貴

廕仕與之朝夕而獨急操作何其絕無世情迨若拂上之日而獨以獲下爲無足恨豈不軒軒烈丈夫之致哉於是用甫亦謂余能悉太母即因諸寅推擇而拜手以稱曰是爲壽

張太母八十壽序

上在宥之己亥南司馬郎十二人悉克而一時幸在嚴慈下得供邸養者不能半其得供養邸而年最高稱八十壽則無先張太母太母有子元平元漢後先成進士而元平前是令歷下太

鳩茲集卷三

九

四

母則就歷下己元漢令并榆太母則就并榆往來齊晉間各二年所而元平被命擢南庫部郎太母則自晉就元平建業養家在汝陰梁楚之墟當中道以間過之元漢則時時走使迓太母太母又兩繫諸懷不忍却於是諸同舍豔言之謂有祿逮親人子上願乃子各祿入當恩賜而競欲致之親期以席膝效甘膳親年及耄從潘輿數千里各取道就之不爲罷其榮侈有儷此者乎元平亦忻然詫其天幸謂得遂吾二

人私且謂母勤孝其天性也日以雞鳴興事每躬親先諸臧媵力亦執強稱其志已食指漸縷鑠釜分少務於逮下王母劉篤老昕夕扶侍浣中褴若而年劉每呼必曰吾孝婦所自被御甚約若靳尺穀寸粟爲篋藏而時振親知以急罕餘貲先君子督不肖兄弟負笈會當置則愆使挫產給之居罕笑語歲時子舍孫支中外甥耳林林履溢戶即嬰孺弗敢譁屬者在邸念季婺孤輒趣駕就舍視不肖不敢請少留已抵舍有

頃相室者以間進發春屆壽誕長君次君各遊宦不獲以一人手上觴兩郎君得無有蹉蹉不自得者乎於是仍就不肖邸得邀子大夫今日之貺不佞時進聞此而洒然異母所以爲母也方伯仲繼起海內想聞旣意而歸之庭訓迨北堂日永松栢岡陵久歷長榮則又意而歸之恬引以爲太母之質柔而其用靜也而以所聞於長君胡不其然事叅斷割則不必主饋矣誼先闕恤則不言坤嗇矣雍肅嚴憚則近乎剛且方

矣豈無非無儀第言順巽之恒而所稱嫺懿集
茲繁社多壽別有道與蓋易嘗言之矣曰家有
嚴君父母之謂嚴者陽之用而外內位須正焉
是物與恒之匡郭助宣太和以宜而家康而國
泰而躬貽翼而子孫各得其榮衛者也道濛濛
判爲兩儀職有分而用相互用有全有半久近
廣隘惟力是視而陰之不得與陽侔訾比崇明
矣故夫善用慈者以慈傳嚴庶幾哉敷勻節宣
而無敝易之不獨以嚴屬父有以也必以淖臆

爲德柔含爲存不動爲貞善下爲玉謂是取旨
尊生猶可而吾道所以亢宗範俗寧有取爾乎
哉曰夫壽之大齊亦可紀矣古賢母之聲施到
今何勝縷指要爲有所以成其子如文伯之母
詔子勞逸今猶凜然凜於其度假令母不訓歇
以嚴考要職業終及墮緒而猶能托史以詞否
與故夫慈之情近而嚴之効遠太母第自爲儀
俾曹輩取程無逸德而長自髦譽歸焉太母之
爲母果不異乎古賢母也太母年八十矣元平

元漢甫筮仕稱循良高等行爲 國家肩鴻鉅
未旣 天子爲二元褒嘉太母人壽之大令名
載之太母之爲壽夫寧百年九十年而已哉雖
然自余之得比二元第習其溫恭君子而已矣
太母之爲婦業以婉謹事劉而及今所在耦居
咸樂觀二元以其素絲之風爲太母僮僮祁祁
之所被然則太母特善用慈者非與

贈汪母詹孺人序

代座師

汪仲修余所錄士也仲修母氏所以振仲修尤

鳩茲集卷三

三三

三十歲年

異焉會仲修得令南康以九月取道而母壽且
屆茲月諸同門士喜徵賀余洒然喜道之汪之
先世新都人新都俗好行賈以習賈爲右不則
謂是些窳姍笑之而母家詹翁尤善賈以竒策
當鹽鐵使者旨累貲巨萬諸子姓更豔言賈汪
亦以賈起從里閭數母錢子贏業相當稱伯仲
也遂爲肺附而仲修尊人雪舟君獨喜儒與諸
族屬悖道馳族屬以賈歸權十百而食其饒冠
履雅都賔從雜選意甚愉快而雪舟君於儒無

半菽尺帛之入族屬傲雪舟君以所不能
舟君復渺諸君以所不屑性益踈弛遊于酒
遇諸君則以狎進耶揄之諸君多不堪有稱內
舅弟者併以誚讓母母獨逡巡謝謂賈誠善何
敢言儒惡而令夫子中棄且吾閨中人又何能
外持夫子業而俾之逐旦夕利於是諸君竊竊
睨所終而雪舟君無幾何又捐仲修母子去矣
諸君更相攝此孱婦藐孤當復何狀而母督仲
修受書益力且勉使負笈遊吳會蓋前是雪舟
君與母爲詹翁所念携家清源而母謂生子欲
以文詞起家不就名區節壘終局轅下辟兒當
賈何遽不嶺南海北而獨憚此役爲然簾中一
絲帛亦從此靡遺矣而仲修竟以成母志存今
日嘻嗟乎母獨可謂母也乎哉今夫尋丈之舫
浮于澗汕進無恐愴於風濤退則艤柁於干湄
如婦豎鳴掌而用之猶狎也而大者爲舳舻爲
餘皇以遊湖海其道叵測而其鳩工繕用百具
而不可爲完此則長年智叟之所深維而不敢

輕試者也然而載萬斛通殊方以濟天下而成
大務則又不得狃習其所爲安而棄置其所爲
難即試於難也又不得以猶貳之心慳惜之意
窺足藏脰循涯而達夫彼何者智不足則膽孤
而奪於衆即可濟不濟也而汪母乃能不移淨
辭不議反顧舍耳目之近利排戚黨之常行識
者固前知其所涉之大矣汪母非母與終雪舟
君之身而不敢少迂意汪母母也汪母母與雪
舟君往而不墮雪舟君汪母非母也聞之仲修

之從學吳諸族屬更訝怪謂曩者猶疑出若翁
意今乃知內自堅決若此若之家必數昧者也
母亦憮然長吁第曰吾未忍令兒異乃公生活
且志賈者賈成志儒者何必不儒成蓋百折不
回而始有仲修也仲修抑何以爲母氏報哉余
謂仲修行服官矣褒嘉母蹟明天子當不爾
遐遺要必有爲朝廷効者而後有爲母氏効
者方今氓萌佗佗習俗慳慳吏道誠大難有如
志賈賈成志儒儒成寧有志治而不治成也者

愚公欲墾太行之山以通豫南而操蛇神代愬以畢其功此誠壹之致亦仲修前事之說也跡母所以砥仲修殆與古義烈賢者埒徒欲曹輩竊光榮已乎度仲修必有進乎是以不負內則所稱顯揚大旨賢於獻羔酌兕之娛遠矣併爲諸士勗

、壽曹母夏太夫人七十序

自吾黨兄事右清則聞太母淵懿厓略矣前是

吾黨道太母所以秉家狀右清洒然聽之謂幸從元平後氣調相求兩家母氏乃復肖似之甚則何也吾向謂吾母慈而儉憫物是先世罕儷之者矣乃今獨與張母證臯耶方不佞迎母齊安養也母閣居率聞呼晷則問安所得巨慙拷訊若爾叱自罹惠文即不朴而獄具疇爲議縱齊安矜士雅得名關說母謂以請故從末減無寧德士且士詎能事有請夫高下自在心耳聞有逋爰必不得繩久逮繫則自內捐金錢贖之

蓋自爲先君子主饋以身先臧甬居關米鹽所
食憂釜所服澣濯阜綈而非有意乎此長物充
庾盈積爲也親知間媪之所迫需則無靳所交
知名長者君子時復過存則嚴視具率取此積
日少贏者以故不佞兄弟少小習織約無大侈
德不佞令齊安無大得譴齊安父老嗣今得侍
諸君子有似焉而不謂吾母之於張母甚似也
今年秋七月稱七十壽矣不佞且嗣元平而滌
兕觥諸君子得無意乎於是吾黨大歡噓謀所

以稱太母如稱張母及期肅冠珮徃而太母亦
訢訢詔右清謂老人嗜糜之生殊不足辱諸大
夫顧竊有自幸者遣夜郎不庭西方震騷老人
自旅而念戚黨更切也比聞王師已犁窟執
俘則不虞道路矣若蚤奏牘臚于大庭自効
若之仲不窺園有年數而猶然角巾裹也不無
深念今疆場以寧主者得以雍容舉公令日者
又謂仲是歲大兆老人竊意此得之數居多曩
宦北當塗津慮無不嚴重若若亦自嚴晨出下

鎖鍵舍中見歲不得一窺戶同舍間過栗栗嶽嶽
嶽即老人從屏屬耳殊矜莊不自寧矣會主

上槩有更置得此曹賓從往來無間同舍過劇
談無所不發攄大是游于無競老人竊樂之以
及此日辱諸大夫老人何敢先嘗食而後酬諸
大夫於是右清出語客擊鮮爲高會客以次上
觴引滿不佞時進酌而進曰有是哉兩家母氏
所以成其子始亦相慕用然與自漢時稱京兆
尹不疑政無虐行部多平反則歸德不疑之母

喜怒視所反故多骯骯恩貸焉漢而下稱賢母
如不疑母者不勝縷指非必倣而似也巧不足
而拙有餘無言遠且夙矣抱質効誠循乎性之
所恒而內教彰焉則非巧與拙之謂而至道之
符也獨所爲去津塗而舒關鑰此樂逾于曩時
又何其遠儕俗世情恒萬哉夫人心矜誇世能
之榮所漸靡久矣寧獨丈夫子爲然等仕耳身
在輦轂依于日月之光則爲華在輦轂依日月
矣承權在事使天下賢喆直行其志而不肖者

不得曲售其私操馭置而造人羣則爲要以今
之時度無逾此于倫鑒地矣而太母獨樂此不
樂彼太母之所以固護神明享有遐祉非夫職
此之故耶人之情勞于矜而娛于泰矜固不可
以久也泰非可排而致也智者不能不矜而嘗
居其身于不必矜不必矜則不矜引之而居以
諸者恬也適之而舒以衍者安也有而不居故
無之不游凌競彼形之爲用猶外也望門快嚼
而可使一朝之解去我乎過而不繫則起處隨

吾遷化玄醴酌以青尊大庖薦于鸞割優養吾
崇逸便于體惟吾今日之適而嚙愈多斯何所
不恬而且安與哉是固不言養生而得養生至
質之合吾不知張母之似曹母曹母之似張母
而其不以寵利居陰行德有相證無謬刺矣請
得頌此者明太母所以壽

壽方母鮑太孺人七十序

自余公車往也則聞東里先生令臨汝最狀矣
臨汝君有嗣敦詩遊舊雍參名仇郭與余交甚

謹則謂余吾向謀所以不沒先君子者幸當吾
世得子大夫稱文古詞吾所託于子大夫有既
乎今吾母以是歲淵獻當七十觴徒以吾先君
子施弗暢戚戚念焉弗領可屬聞臨汝父老縉
紳士祀先君子澤宮而吾校又奉學使者檄進
先君子鄉先生之饗吾母意稍憚願子大夫慰
吾母而令先君子有述焉幸甚余曰唯唯其有
以水之善下稱百谷王謁孺人者乎夫水發崑
崙屑屑汨汨清泚併流其行于曠漭砂磧之墟

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也中更巉巖嶇嶇激之而
鳴相之而濁阻淤之而排突吾又不知其幾千
萬狀而後乃趨下龍門磧石焉以入于河而滙
于海以成其澎湃浩渺之觀夫以水之遂而奔
度天下無復可以禦之而其所嘗歷猶不能儻
乎四虛以無少遏壅也如此而况人事乎哉方
母之字臨汝君也臨汝君負笈自名區窺討已
邃自母之相之以竟業奏公車拜命臨汝政
成異等所司舉最六條被天子召介在清巖

通顯之津當指顧間而忽以溘焉聞自邸俗之人目駭耳回慮無不訝其折之遽而未覩夫全激瀆薄即以水之淖膩水之迅決兩用之而不能遠之也夫事可爲而不必可致如孺人之服勤居約捐已振人賓客不失其供而絲枲各就于紉也諸胤孺之脫于懷授嚴師傅而率稟焉無敢以驕穉敗德也外家媼矜之廢箸無歸者畢生厚終而忘其爲嫠也陰陽人道之所需歲計當不貲而臨汝君之于臨汝不以一卮一饔

之故得謹臨父老此皆孺人之拮据所得自爲而蓬蓬乎所之之險若夷孺人不得而知者也孺人亦無用知也以一葦行于一畝之沼沚而無恐于陽侯嬰孩之所狎爲而有識之所謹嘯畜之者也曾謂孺人而曾出此哉今得年七十矣神明之用操家秉而獨割纖微登理中外孫支千百數指差次上觴大者膚敏玉峙次者文弱溫恭孌孌毫鈞抉攄口澤行之遠而委之折以東西何所不赴而以耳目之近尼謂造物者

之開佑猶夢夢也乎且臨汝君徒令爾士大夫
席尊而藉榮聲施及遠不脛而馳彼有所翹之
也然而芻芻者不勝縷也以一令歷數禩人與
骨化而在政在里交俎豆于賢人之間求其所
以感而繫之者而猶謂道未孚耶施未暢耶中
牟太丘令名迄今卑而不可踰實之効也室而
得其通行故遠也自孺人在閭稱賢知其鏡此
當弗問瓦之間隙屋之翳蔚即庸俗無敢前孺
人而謁敦詩且歸試以吾說而侑之觴孺人有
不道爾進七箸乎哉

壽金太母傅碩人七十開袞序

往余侍豫石先生則聞太母方嚴義訓門內肅
虔若署廨矣自先生捐客而余交子魚日以惠
好公車往返必與俱兩人互詫許以忘其憊子
魚嘗拍余肩嗟鮮具爾也事余以兄誼甚似而
昵諛過之所遭坎壈亦多在伯仲間余置勝向
無就館者子魚媵屢就館舉雌余自庚辰試南
宮屢蹶子魚亦復蹶子魚承太母慈闈余獨嚴

侍已余第從三事子魚終今尚裹銳巾子魚旋
舉兒行及受書而余甫舉一雌余慰子魚以子
魚才終當一搏上九萬耳子魚亦慰余乃公擴
擴無他腸何所得譴鬼神而靳此脉兩人相詫
許以不自憊猶昨余笑謂子魚天下事有可知
有不可知余與若各前期其迫需若列眉其然
耶其不必然耶吾兩人豈俗人惟榮名是急而
置永圖於不深念者乎余於余所急當自爲計
余事非卿所得効功雖然應有勗我者若子魚

之慰太母豈必以不必然爲需哉當豫石先生
之罷公牘歸也比及舍旅橐久垂獨携二三客
歸作十日飲太母脫簪珥佐歡殊不屑屑利鈍
關懷自先生捐客太母課諸臧甬供歲時子魚
遄得雋昕夕省奉得太母心家不太饒亦不貧
所需嘉旨不乏獨此如幾是念而佳兒婉孌已
强人意太母日把玩爲大愉快子魚性岑岑不
下悻雅不樂緣締貴遊乃諸名公先達慮無不
顧交懽子魚更嚴重之太母初度戚黨中外甚

履溢戶限遠近使者道相望豈必如余所期子
魚一日搏萬相要結哉即今日之子魚足重也
世豔言祿娛其親士蚤躋通顯蕃子孫備諸人
世上願亦何勝縷指要於吾二人所前遭無敢
奢望則子魚之有余所無與余孰多余知太母
之明廣有至樂以兕觥屬客無靳也客曰如若
言子魚不必有若所有乎曰否否有可也必以
有此然後樂惑也以所前期爲固有俗士之陋
也余故叙此第取太母之所已娛托之豐隆爲
太母壽明余願得如子魚所已得爲慈耳

壽竺母某孺人六十序

逞余讀書奉之白巖猶少爾郡去巖百里而選
始從廬舍出郭泛輕舸清溪白磧之間山蒨林
叢草香鳥語開篷四顧目睫不交便謂此人世
僊都矣至則其人無不與余狎若雅故然其俗
靡率坦褊于主客故不甚別異耳顧獨不喜受
書自成童習句對點畫輒棄去且樵且耕逾長
子孫其能去畝圳貿遷化居亦十百之一二而

已獨余之中表子昂氏楚楚通墨議先大夫規
之受博士言其長老莫不訝謂自此巖居安所
得睹此青青子衿者因從邑史習文法里之人
輒以爲嫺事情遇則上食設漿炙而子昂居恒
怏怏不意得某孺人者子昂氏之所再娶也自
其來攻苦力作刀尺井臼之外葺埽洒箔絕其
分少百瘁具嘗以稍稍辦給先所舉兒耀觀者
少見頭角孺人輒愆之就諸髦謂自吾侍乃公
覺乃公恨甚於此兒庸再誤方是時孺人業自

舉兒矣手一器稍美好則趣向學中亡何而子
昂氏捐舍無旁入歲所畚不供食指耀觀即不
廢書其力胝種稷之塲吾視其脰無毛矣其終
得不廢則孺人淑令持之力居多今年學使者
按部耀觀與拜澤官余笑謂子乃爲巖中鑿渾
沌哉耀觀感然感念其翁謂余小子之生會在
屯否幸以葭莩沾承子大夫之教有此日然微
吾母之力不至此嘉平某日爲母初度願得子
大夫一言侈三戶於是其伯之秉家者與其仲

具拜以請余復輟然不圖其文物聲名駸駸趨
如此者今天下之名都鉅麗詎不基置有之要
於鴻濛積漸竇漏始亦此一縷而已矣 明興
二百三十餘年聲教所訖滇熨牂牁夜郎萬里
之徼無不燿於光明而吾郡冠紳文彩燦異人
寰其在閭次若家習戶傳乃百里遠近猶有此
鬱而未宣之處豈其醞釀所含不必同時疏洩
有固然者耶乃孺人之明于大較又何以稱焉
不私所出而私其所賢何知其豁如不足譚天
下事其可壽也夫其可壽也夫

壽吳母毛太恭人八十序

歲丙午天下當上計吾明郡之吳公以計行已
於事而東則以間晨夜馳而省覲其母恭人於
里諸被海所屬更老蒸黔暨諸文武吏士跂而
望旃隼不即來異甚已乃知公取邯鄲繇宛洛
入里門及春之孟太恭人屆眉壽爲治春酒借
諸戚執子姓忭舞斑斕上觴也跂而望者謂自
公里竟陵至吾甬揚舡而下襟帶水而已矣向

奚不逆之與俱而乃今取間道爲顧不知太恭人屬者意稍倦出往且以鈴閣爲樊矣當我公之被命守吾明也蚤已察太恭人指以吾郡爲遐相室者爲公伺間慙向睹太恭人從贈公之燕又從贈公之遼左叅軍事十餘年於外無欲慮今髮視曩加素而鬢參半五官神明之用於昔無改也漿炙絲臬之事雖手謝而爲諸臧獲提衡於昔無改也滄漣其脆之奉有加籩而

太恭人則笑謂相室若且休舍矣於是我公謂母恭人兒不敢勉母行兒請無行而侍養何如太恭人則謂我公若姑去去來若之仲能娛侍我若無以我爲念猶記若翁授若讀則詫歎所以異恒兒惟此一編爲縣官受任使若敢不竭頂踵自効今吾郡之守君欲置毗衽則衽欲出之階則出之階大有福田若之都典一方不猶是耶於是我公供太恭人指之我明甫及期而有計事則又以聞歸再以得終侍請而太恭人

仍以去去來固勉公公來而郡之諸大夫以謀於徐子微太恭人指則我等且不能長有公且以我等之師資公而於太恭人不能以一兕觥托豐隆爲之壽又安在其爲若母吾母云者議已定而我公猶斷斷持弗領可曰是僅予念而以不急勤吾咤也余曰唯唯合諸大夫醮而展一詞爲勤幾何且自公之歸設醮而太恭人喜也嗣以諸大夫之祝張之壁而太恭人則又喜也奚其擇徐子以爲人情不出此而此特其小

者也自公蒞吾明而庭日以肅無事暑若負霜而冬之日日以煦也抗敞回適之瘡消而瑣尾茸闢不自知所以移也吾未暇爲公縷數而咤所以安公奚俟其詞之畢哉爲人臣所自對於恩數獨此爲民一念而已矣咤安公即爲公所以安母恭人呼吸之通無煩母屏間聽而爲加飡地爲咤而爲母恭人頌不爲譟辭也母恭人安則公安公安則咤益安母恭人一人而貽于咤五億十選有如此所謂雖有離憂其志

樂向再命去去來意正自爾而詎謂祝者辭爲
溢乎哉且太恭人已承 綸綽御九瑱有今稱
號以居于里我公直伸道而以駕于時無論祈
父之尸饗遠相萬又詎靡監而不遑將母之比
而以授於天又自質稟喬松有如此當茲設悅
頌言岡陵胡奢也於是我公意稍解徐子又揚
觶而禱曰名山名川司盟司慎實陟臨之嗣比
而太母而九十而百年以安於我公俾我公晉
而岳牧而節鉞於我東海以長有我公則示之
兆筮得坤之六三其爻曰含章可貞而其彖曰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吳公益大喜不辭而授之
簡

鳩茲集目錄卷四

途鄧少谷之郡南陽序

途易大夫之郡永昌序

延大夫元咄僉兵事武寧序

沈胤盛之郡晉安序

劉大夫之郡貴陽序

廉訪陸公入賀序

黃竒南奉 題丞郢序

奈太公拜 封晝旋序

鳩茲集卷四目錄

周侯之任吳郡序

郡監錢君攝邑還郡序

陸大夫之郡南陽序

延大夫元咄僉兵事武寧序

沈胤盛之郡晉安序

劉大夫之郡貴陽序

廉訪陸公入賀序

黃竒南奉 題丞郢序

鳩茲集卷之四

古勸 徐時進見可甫 著

古循 張 萱孟奇甫 選

序

送鄧少谷之郡南陽序

前是者二三年所 上益明習吏事慎簡庶官
所司取次條 上多不輒 報可余同寅少谷
氏之守南陽也凡再請始得 命云夫 上慎
厥子則下不得不得衡量於所舉即一員耳某也

可某也亦可旁羅更進惟所財擇者敬供之道
也而容有 上所逃聽未必如下所獨灼之爲
真又人爲地蹊一時需次諸臣下亦不能屈指
其得當者數人以骺骹就遷逢焉勢不得不終
始持之故馭少谷後先不出宛洛間必得 請
而後已也少谷性端謹外樸訥無矜莊而中了
辦動中物情其在水衡職司多與中人有聯少
谷持法無阿徇務爲市肆權子母俾可長永毛
附而中人亦遂巡心然少谷諾所裁畫無梗今

茲行也借市肆肖其貌設祠宇尸而祝之其得人慕用之誠如此

即結少谷以

駟歷區內無論夷險胡不當而必宛洛爲中州故天下樞也自災沴來賴上賑全活有此餘黎猶佗僚須劑脉而掘山之役起計南陽所領州邑如裕如葉如鎮平南召諸處大半罹此嗣今以往默動帝衷還諸導諛私割剝者即人皆可往坐嘯理維天佑序有周宜必出此矣脫解時尚賒濡患孔亟退而啓吾毗之無辜則

戒令有趨起而不忍迫且焉得不憂其不可知進而與不可語者語則如撫驕兒捧縣瘦即剛腸卒未能與之引決所謂關事傷氣不獨袁絲遇之色變假令召杜諸君子而仍茲土一意興舉化條還復以高等稱否哉此固當事者之隱慮祈得亮潔老成調於吐茹之間者以使之竟於少谷是賴也知少谷仍此誠壹濟以權奇如今水衡格所難悟以懷柔此中國鮮于之三難自在耳竊又爲倫鑒之地能官人慶也少谷釋

褐成進士垂二十年始紆金紫雅悶悶不欲以
知售今知矣試於所難褐中有懷見當逾珍余
幸與同署二年而餘則蚤心嚮嚴事之又善歌
詩謬收余作同調謹於其行當酒半酌無爲酬
少谷昵好爲歌位不解民攸暨之詞恍此聲隱
隱載春陵道曰是爲別已

送易大夫之郡永昌序

往余需次補陪京屯部爲郎方在邸客有習大
夫者語余曰子之曹長易先生其人長者性擴
擴無緣飾又諳歷故章不可售以詐譖以子之
任率往必交懽事每取程可矣比余往事大夫
如容言懽甚已大夫奉 上命出守永昌則造

余意若不自得者曰余乃今舍子大夫行乎自
余起家邑令匪有瓌竒表於倫黨惟是兢兢文
無害是念賴 主上原咎纍資從諸大夫後兩
尊人亦被 璽書通爵秩藉榮號賁於下泉余
今又紆金紫結駟而馳私心誠願得一當以報

陛下第方志哀牢在西南外徼守文吏或與情

俗少舛午或猶有蒙段孽子善自阻匿爲奸私
卒未得其要領爲糜籠徒負區區非所以終職
事而答 主上之恩馭也子復何以詔我余曰
唯唯以大夫才志念之深若此復何有於哀牢
乎哉天下亦大矣撮其險阨基置起幽并雲中
折而西代飛狐蒲津又折而西南牂牁笮夜郎
滇焚皆被邊懸度萬里而遙築其謠俗羯羗悍
懷椎侑佻如辛耳燥濕相盪皆緣其天性何可
勝道也然自 祖宗來聲教暨於奧溥大者武

威戡底恢拓明光迄於今二百年餘無二命者
大歸以中國之治治之稍斟酌於其土所安便
如是而已矣且天下固罕無事時也方今屬國
軍興閩於越蜀江南北發徵期會所在而是恒
洛嶺粵責貢珍於山海取慮徐僮塞潰導淤不
可休荆襄秦隴之間將作所須旁午相速惟程
期之不及中是憂滇遐陬猶得貽晷以靜以大
夫之潔誠抱義設惠拊循其大夫士即華與夷
疇不欽遲而信嚮者乎且夫靖恭爾位在外外

救俾 天子威德播宣於萬里之場靡有關闕
人臣所以勉答 恩命無加等此者矣而庸得
少之乎於是大夫輾然謂曰甚矣子大夫之善
慰我行也徒取便文則茲爲寧土務爲公忠即
無之不可自効余不佞竭其頂踵不自知其不
能敬聞命矣請得識以往如與子大夫俱者

送延大夫元咄僉兵事武寧序

代堂翁

自屬國被兵

天子代討海外仍

詔所在

厲武推擇暢軍事者試於師干於是延大夫元

鳩茲集卷四

五

附錄

咄奉

璽書僉兵事武寧元咄成進士令西偏

亭障之間用能起厓察於期月稱循吏又以迫

虜以其間飭械備寧夏之變藉有礪礪具于非

所前期功成幕府條 上優詔褒予會有所睚

眈假漢法中之折其搖翅稍遷至今官爲余軍

諮余倚元咄以肱而元咄乃即拜有 今命方

此軍興羽書四馳江南北 陪京本兵居重聯

絡諸省會要害而本兵諸屯壘率裨又惟職方

提衡之誰復舍延大夫以重而武寧是急爲人

臣惟天子所指使耳元咄自邊徼名能治軍會今當遷假之鎮節當一面此於元咄爲重於朝廷爲能用元咄非余所得私而武寧在豫章西南屈楚永興諸偏地澗谷盤紆林麓叢鬱方千里而遙自疇時已多莽伏扞文網者故特開專鎮持按節通制二壤之交所從來久矣屬在有事而欲前銷逆萌俾諸繁徒遁人無窺左足於阻阨之藪胡可不得其人固宜元咄之被是命也元咄行矣倘所云定計於先用酬知我惟

此鞅韜之有爽可以銷萌而顧化爲乎夫士不明習當世之務即別有韞抱不稱通敏今聚族獻議無遺兵策者即人人自謂權時度務徇世以急余亦焉敢置此爲非急而不知羽翮之生托於膚哉凡議事請循其本者長計之士也今第言繕甲儲需之爲兵而不言厚下益宅親上衛長之爲兵也謂能悉兵之情可乎度古之賦兵以田方散在阡陌時亦若今平世洩洩耳一旦有急而以律收之得其父兄頭目之捍者懷

柔有素而教有藝也今勢不可藉農爲兵而以
農養兵農不得已而供我其終之能供我與否
可孰念也農業供已兵業列已寇至而以寇要
我惟所飽咀其心之終繫我與否不可知也故
今天下之公見明計在馭兵而其務在息民在
附民有制之兵無偏輕重也不及息之而民不
自謀何言供需乏者不及附之而民且與我携
何言兵無良爲詭隨者推拓此說而犴狴則簡
爲兵禮際期會則約爲兵崇學興行爲兵潔精
匪躬爲兵力穡之爲兵卹孤振膏之爲兵所爲
勝於樽俎不數技擊之觀者正於此厯略言之
耳有如元帥之於鄆於會寧其民特戰塚蹂躪
之所餘何可與武寧同日語而卒能噓生枯朽
終今安集翔譽倫黨非有拊循誠壹之致而可
一切把持爲耶以子大夫所前試之武寧進守
若令而告之曰不佞某議若茲幸甚

往余奉 節鉞鎮閩去閩還 舊京與籌軍事

凡四越歲猶寐遊之會余曹沈大夫胤盛奉

上命出守晉安余聞之輾然若余往手辯爲所欲爲者大夫故余鄉之譽髦而先余來受曹事以能其官稱者也其爲人溫而執敏而思廉而寬儉而飾余旣幸值之用襄不逮同已以下諸伍符特甚德之皆繫縮悲黯不忍別而余獨喜其遷者何大夫秩久當遷不可留遷得晉安爲晉安喜也大夫移所以治曹事治郡大夫復何

有於郡即郡安於大夫之所畫不能以郡難大夫郡之受德於大夫必深語有之車造於室而通天下之險易唯其不詭於矩者於天下之軌無踈盪也雖然余猶有告焉大夫居曹爲 天子銓品諸材官必得其人而授之筴諸尺籍騎射之士斯得飽於餼而需其拔距之氣否者且日就耗亡無所恃爲緩急使厥任誠重而其難特難於精倫鑒謝請寄顧其人猶有量數徐審於豫而堅持自我庶幾焉十不爽一二郡環百

千里之封而制其命上自崇學厲武集餉決聽
暨諸百執事蟬翼之割剖纖悉微疇非 國計
民瘼而其興與弛疇非視一人之操與舍何如
者自余守盱江殫厥心力則愈鯁鯁時覺有不
慊處而後知漢神爵之季核咎 褒叙獨於二
千石加重最爲得其要領有深意者若晉安當
閩之樞控引下上爲名都會又海壖與鯢穴相
望時中兵此已不得與他郡同語而今之閩尤
非昔之閩也 封貢議阻 天討師行發徵期

會之檄旁午而及於被海之畔謂此慣於風檣
駭濤者可以凌厲陽侯殲狡奴於萬里之外而
不知此門庭間乃虛無人大夫茲往可無選徒
干試爲門庭不時之具者乎選有徒矣勢不能
驅飢虛而苟吾之戈甲額編毫不可加即餽糗
無爲備也又安所得市租賞賜而賈三軍以餘
勇者閩故非原隰地難於因陳之積又其民喜
逐末以侈靡相夸炫自余在時以問徭俗謂所
謀多在區蓋之間矣今豈有餘閒足急公上而

可以無藝斂者耶且夫雍容以謀則王者之得
度酌虛以盈則霸者之知計此在經世者所自
權時而皆不可廢行矣勉旃如余所稱大夫廉
敏諸善即計度無出此者即余爲閩惓惓之懷
於大夫之行寄之矣

送劉大夫之郡貴陽序

象山氏有言學者直是當砥流俗不佳余每復
此慨士之骯骯逢世久矣士即高目濶步豈其
虛矯是憑而中得無悞者乎以余所交劉大夫

鳩茲集卷四

七

陽文

又何軒磊超特去儕俗若霞舉也大夫先余郎
水衡南故優適地獨水衡供 上袞黻華蟲諸

法御事連中人歲耗費六七萬率取辦蘆而江
上下洲塿饒瘠消漲又多勲貴豪有力所托籍
其交齟齬無已時大夫先奉 璽書董蘆事一

切惠文持之亡恩假已晉曹長當受代又用

特請兼故職以大夫之能懼勲貴豪有力而諸
齟齬家多就平解爲成也然自大夫之爲曹長

而 上所需文杞絲漆及諸組繡竒巧不下二

十萬無一不與中人連大夫業不能衡縣官爲
貶減而所挫抑諸賈人以巨萬計見爲不當中
人不圖中人更心折會 上命覈督諸隱射洲
塞則願借大夫須臾竣所事未及發而守貴陽
得 命矣貴古羅施地阻巖入業所登毛實不
比原隰十一詎是股肱是急而奪吾賢大夫於
所迫需彼尤有所急亦用 特請請得之耳噫
嘻以大夫之爽敏無阿私隨俗而世不爲迂且
需而用之若此士焉在其嚅唳繞指媚天下哉

今天下聚族議播矣大夫擢綰郡符而所以擢
爲播播兵事也十萬之師千里之行不得操事
七十萬家今 詔合諸道兵且十五六萬矣羅
施斥近播瘠不足供蜀楚稍給足郡逾越或在
三二千里間軍需倚辦即不靳十鍾致一獨無
奈此暴露崎嶇肩摩踵决道相屬盈匱頓焉蓋
糗去而吐不必返也 詔又械上方爲逗撓誅
矣身荷戈而裂背趨之義不返顧人臣所自將
皇天討疇復敢濡此朝食獨計首在宰亦復以

竄伺人百千年莽復之戎掃犁一旦而漫以左
足窺其所不可知自非非人之將不出此夫寧
託於茹遐含垢之量而置此必不可赦之辜乎
事有不得已而以不可知姑已之如此者威靈
不鬯綱維日弛其不可知將有十百於此爲人
臣爲國家効智畢議亦催爲所當爲即利與鈍
明喆所不能逆覩也且酋以一窅拒 命豈必
天所獨驕長足自固自古無不亾之國酋之先
特據得其地耳冑非神明宗豈盤石而歷年若
此久也此於虛盈之大較亦足以觀酋之恣睢
橫戾儻亦天奪之鑿而趣此宜亾之會否歟非
然者何得無忌而屠戮吾黔黎若封豕竄窟之
牙磨而不可以馴也彼所恃徒險耳伊闕羊腸
之說童騃能誦而酋不能知酋所自托於此藁
爾亦殆矣而吾所患則惟轉餉大夫茲徃所爲
關中是任爲諸軍灌輸者也飛輓不至虞匱吾
軍至則虞疲吾民至而授賚虞闌出虞剽畧虞
變後先不夙飽所自斟酌潔已羨人勞已急人

其爲三軍司命非偶而皆大夫所饒爲者也自
余習察大夫四年於茲矣假令責大夫以首虜
上功大夫豈繭爾不足一當者哉士不怯死則
不減名士所得自効於天下無之不可惟此勁
氣不爲利害懾耳余向者察大夫籌畫盡物情
而氣適上猶謂率有感奮未闕當砥之樂已聞
大夫守合時以亢直獲譴宵人至被逮 詔獄
所司械梏備諸慘楚詞愈奮比得 詔原仍縮
墨所在執強不以易故吾余乃知大夫所自効
無之不可殆有天植之者即不用大夫於桴鼓
間而傳軍幃贊決兩陳之幾必不與蓄縮同畧
竊又爲銓品之當材賀云

送廉訪陸公入賀序

托名

上即位二十九年九月旣望夜漏下及丙 詔
發中趣所司具 東宮儀 冊皇長子爲太子
蓋普天萬國喁喁翹跂此舉有日矣 上自以
春秋盛又意有所持無堅決臣下過計乞蚤定
補牘叩 閏歲無慮百十上愈見爲迂多所斥

遺併愆 婚冠諸期下惴惴莫知出計而 中

旨忽從天下越月逢吉祝告 宗廟推隆 兩

宮 恩賚卿孤庶尹中外吏士暨諸日月臨照

之國靡有關闕諸國屬亦靡不航梯相縟來王

來享以慶 凝鼎之有主而廉訪公則以楚之

臬事行余幸與公共茲封域喜公之有是行北

向把酒爲公擬所將於 天子夫楚固大國之

風也旅百之陳或採俗徭或畢方儀古人臣之

自甸入畿要必有托以昭侯服楚自入禹貢則

有英蕩榘梓丹錫齒革翎臬之貢及鎬周而責

及包茅凡此皆有司之存也有進乎是將無云

君子萬年永錫胤祚世之不顯厥猶翼翼者乎

則歲所爲恒紀在秩宗夫是 登頌之文也有

進乎是將無以 元良蚤建四海快瞻冲齡妙

質淳導惟虔謀所絕於罔牧僕御之壬而亡令

有于田于貨于色于酣之竇以杜異日者不必

然之憂乎如聞夜半奉 詔長安道足聲如雷

及旦而閭井權填若狂即婦稚皆稽顙呼彼誠

荷吾君之有子而實以幸吾吐之得所主也
民意如此其何忍負此在孤少諸公間必有深
念而臣不貳心蓋無顯職公自蘊懷此意爲之
計者久矣有進乎是將無以江漢湘郢之間其
地毓靈鍾瑞而不可不加之重其民易動難擾
而不可不軌予之寧今茲其延領待命時也曷
得亟加惠以出之隆炎而置之凌競否乎屬者
聖躬靜攝渙明詔詔天下罷諸權採召還諸
中侍蓋以躬所不嫌而即以痼疾念民大

聖人作爲有匪夷所可窺測如此者即無何而
少有濡逗顧其幾已觸諸批鱗皆不爲迂其得
報罷當在旦莫間可想矣公至邸借畢舞忭有
如天子坐明堂召諸將事問今所當首議公
能舍是爲自牖納乎凡此皆神靈所默啓以
鞏文王孫子而於今日尤不可選須者也君之
燕臣也有食萍鼓瑟之貺則臣必以孔固單厚
以望其君誼分承臨戚休共之非直爲報云也
屬者上以儲位已定覃敷臣等大者褒

遠嗣世次亦追榮逮親及身各益爵有差無寧
歌咏食飲之賚而已耶而臣下款款竭可不有
酬於 聖明之萬一竊於公之行有述焉是爲
別

送黃寅丈奇南奉 題丞郢序

自余得侍先生則習先生甚深因先生而竊竊
樂於長孺氏積薪之喻也無何先生拜 命丞
南源客謂先生胡必不當 內召而南源爲
謂先生當內而不即內先生不內而爲先生乎

胡遠必內夫士所自聲施也者而有不在我乎
士不自知其所駕於時何若而忽焉名彰實乃
不副忽焉位高名乃不稱凡此皆非我所能求
助於人而其故不盡由於偶不偶當建元初如
丞相弘大將軍青諸在九列如安世安國而下
渠不顯名高位而自天子以至通侯大夫所不
敢以媠褻視惟長孺一人其從九列守淮陽又
何也以其重在此而其用又在彼則世資之與
身貴嘗兩相衡因是而欲置身材不材之間以

遊行乎四虛又安所而得汲君之彷彿以其重
到於今稱焉噫嘻乎自古難之矣而何有於黃
先生自先生起家成進士去卯弁無幾耳以高
第試爲大夫部使者鑒推未嘗不哀然而仍以
大夫遷其再爲大夫鑿而推又哀然而其又遷
也不以右而以左矣自去成進士十年餘有今
擢視其初爲稍遷益爵級世所訟言爲先生重
者若而人而用乃無當所修郟爲先生中者幾
何人而應乃若響迄於今中者率不勝其重者

而擢猶以外不以內君子之難進如是乎此於
人情固不無動而先生處之怡然不以屑意咄
若士又愕焉不可離諸母乞留岳會岳員具在
格功令 疏乞留丞郢若曰猶楚不出疆也郢
肅皇帝故都地尤重會守君子告臺使者不能
候 上報可交檄檄趨郢受事噫嘻乎世訟言
重黃先生其信於咄若士獲當路不可泯恣如
此而胡遽必積薪感乎則耳而目者之囿於近
今之陋也顏叟親承主問徒以眉龐其憮然自

叙亦惟是已之所挾與時舛午有以竿子瑟之
嗟非謂瓌瑋卓絕必然自詭足備人主之採擇
者當顧問而効之膝席間也黃先生以茂才標
韻弱冠當 天子臨軒綰符稱大夫何必減會
稽都尉逮今淹頓十餘年而年甫逾壯即自今
累資歷級躋位都顯依身 日月之際猶不及
黃髮稱叟矧以彼夙爲天下重者積著而通宵
壬無間又胡不循引而至臚仕乎先生性嫻風
雅雖簿書當劇不廢吟翩翩玉屑其政精嚴有
紀於法無假而士庶參佐各被恩比於冬日之
日不忍棄去又以本懷借恂爲他所乘有之意
鞅鞅不自得願得余言佐觴爲別不知余之竊
自幸也郢去周南二百里而遙比於岳聞問尤
斤近耳姑爲是慰毗士之留先生而不可得者
爲諸大夫疑先生之宜內而不即內者以解焉
是爲序

送余太公拜 封書旋序

世有吉祥善事則推原長發若券爲之操屬者

諸君彙篇帙頌言太公拜 封要歸是旨矣儒

者又云有爲爲善雖善亦僞僞不可爲善也僞
可感蒼蒼受祉乎爲善而感蒼蒼獲有祉必無
所爲然後可世之席貴鼎大烹者其初皆無所
爲乎余以問封公爲有意無意公搔首久之笑
曰向者課兒則願兒成名矣身服勤力穡爲脩
脯一切惟不開罪戚里是念倦呼酒自勞亦惟
天之念我是望而幸以徼此日竊謂天憐而慰
吾望此日也噫嘻乎公言不我欺哉泰伯矚父

志跳身之吳孔子謂其以天下讓泯然無稱孔
子又何繇而稱之伯能諱其跡不能自諱其心
後世猶有知之者當伯時四陲之可以投足何
限而其往也獨以吳從後諱之其地爲上腴勝
中國遠甚子孫嗣服爲后王且六七百年而其
讓天下名且與天壤無敝伯智人也豈其無擇
於佳惡而漫於吳是適哉孫叔敖之相楚莊也
廉儉不事家人產妻子嘗苦饑臨訣誠其子楚
如封若必請寢丘其地石而瘠又名不美可長

有之夫以叔敖之廉不及其身有事有所利於國又策楚之必追賚而囑子以寢丘爲久長孰謂賢者而無意爲子孫乎吾以叔敖意矚泰伯意自古及今陰行善以祈天永子孫皆人之至情非僞也僞之爲言無而飾之之謂伯之去國志在順親敖之廉取務於治楚即此誠心質行是鬼神所陟臨其擇地與否可不具論爲人父欲其子成名陰行善以祈之天而以有所爲爲僞可乎或曰人有德於人則食其實匹夫徒步

操作即有善不庇一畝之宮其溉沾閭黨幾何而得侈天子之光榮以出聞諸侯是幾乎以市兒之賢遷窺冥冥而於大較間甚矣夫人之心精有微而可念者皆彰殫所畢收也一口語一動止不敢以先人加人一取予不敢以驕人吝人誠心如是積著存之宮甚卑而長老少賤居其中肅雍以勤道隆隆曜三辰不可踰奚必問其德於人何若惟德於己也成不出家古以爲難矣如聞封公之就東陵養也織嗇不輕半

時時戒舍中兒無少屑越以輒有須於毗聞敲
朴呼晷問爲追逋則感額不忍進七箸冢孫始
弁爲學使者哀然舉著衿來官舍儼撫之毋以
若父成宦若蚤有譽以溢滿軼阿翁所繩繩噫
嘻乎余以是槩太公生平凡東陵所爲慈廉疇
非太公助宣有之哉會東陵得 召拜大農曹
馬首北尋太公計奚囊不足供長安桂玉挈其
子婦諸孫西歸取道南郡余以間承聲咳酒旣
酣司農君辭太公就轡太公悽愴語之如聞太
倉匱懸與東陵異甚若爲尚書視草請命 天
子務極懇款俾蘇寬之詔旦夕下老人願須臾
聽焉吁嗟乎安得此仁人之言即太公所以取
造物不無意何害併爲太公叙此存外史公歸
張舊廬里君子以余言爲似否

送周建吾之任吳郡序

昔者仲尼之弟子如由求猶仕於其國之大夫
世不以其秩之故貶減也秦一海內士戴縱則
爲天子之命吏漢寄重於郡國守守得自辟召

爲功曹爲守分曹治若公孝孟博之於南陽汝南則無所不諮畫要爲一時所知名已或晉中朝居右秩其視郡國之仕亦軒輊而不必如今也今之守相非古矣守不能自辟人其爲之功曹者各職舉畧如漢時復攝邑或攝郡無所不得通而邑之負聲實者或以再命遷如吾周侯之得吳郡人又謂侯胡必不當內而猶迂其途於丞郎間以是爲不滿願夫是天子命也顧不得與辟召侔歟蓋侯令於象且四載先是邑

以侯且及遷請於當路願取侯所募畫勒之氓世世守氓亦私相語以不能長有侯謂在日月之際耳余謂諸父老功曹不必於令加而令自得所爲令又胡必以功曹減且夫甬偏地也象又甬之東偏其浮於巨浸厯著面之子焉其土确而鹵其俗儻而不稟於齊治之者絜度而柔之徐咎其犢鑿之銷也其善以生彼所爲勞思之民也又無他走集以爲之藪權譎豪舉以爲之藉極其止亦有能索智盡耳夫吳四達之

國也江以南四郡賦當天下半吳又當三郡半此皆取之乎毛實而其仰於機利大者籠萬貨而食天下之饒次則游閒次則竒技其最下椎剽講調其調刺無所不通脫所批根無不狎侮其市無不擊踳鳴瑟跼履是弛楛之民爲沃所淫者也治之者因其宜拊其嗑鉤據其渠時取喻於烹鮮民以底寧此其大歸也侯自象徙治之繇百里而治中別駕主計者要於盡侯之展更置侯於汰約通辟之間夫是之謂能器人度

侯所自見詎象而已乎且古之君子道信爲顯志遂爲通其所負挾嘗在我即一寄何必不足效即不效何必不暴於天下如必一之於崇秩膴仕則所爲道與志將不自我操歟必不其然矣今之吳郡守袁思李先生與余交世所指爲聞人名大夫也吾嚮者睹其旨惟亮節是伸即不自辟入當有所以取人侯乃得而弼承之以吾所以別侯謁先生先生以爲奚若

仲尼自謂暮月而可也其論成治則雖聖人而
純固需之猶曰久於其道救偏射潰所須於聖
人之權計時一有之而不謂憊因其世也如今
天下之治要於得其可而止矣非今天下之靳
於成而靳於勢之不可以久也又其速則有假
而攝焉時次之揉智不能規乎其始孰程其終
微獨此也攝者以攝之心視供於攝者又以視
攝之心視勢每兩悟而其望理又昔昔而然不
啻宵行者之望旦夫攝也而得無暮月之可與

哉監郡公之攝海上也且及歲會當還郡諸弟
子偕諸父老造余而謁曰公吾大父母也非吾
所得私而公若以攝之故有私於余海上者乃
今而吾怙焉不能離於其懷也子大夫竭爲我
而誦之余謂公之攝海上奚若曰不知也其長
而前致辭者曰吾上賦吾無苦羨竒吾立嘉聊
吾無裹糧吾不知有束矢吾奏技吾無苦筭瑟
不收吾旅而朝奉訓懃懃而當於心嚴事之如
此而已余謂諸弟子若第道若所自被若非爲

訛者言者也若之邑故甬之鹵孺也自軍興宿
諸吏士時有左而齷之患生自通集諸遠檣而
駟僧告緡諸詐諛溢於市若之邑之熙熙日見
豐楙若之邑之滋洵洵者也若之得公豈其敦
讓而俟之者歟吾得其人方而嚴敏恪而節其
大凡也諸儲精之歛斂必躬而餼作其矣爲諸
權料量平而遠人悅矣從司市具朝脯無楛直
而前是之嗜於屨者嚙指矣諸不勝縷指皆爲
若所以安而若不必知事有遠而陰相被未可

以眇戶說之也且夫任職等耳一日立其位即
爲真以爲攝則無之非攝矣自 上在位久慎

庶官諸除目不即 俞內之六卿之鉅重強半

攝外之督學之直指以直指之行部攝凡今天

下所爲攝且爲恒尤有異於昔矣而庸得以旦

莫視乎計孔子之於昭定之間魯之削弱不逮

今邑事遠矣以孔子行相事猶攝也其別男女

塗有戒飲朝羊有戒度亦今所得爲獨其不先

文告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今讀之猶爲訝而爾

時殊不以是爲孔子謹其遲遲謝魯去以騰
耳事不必皆類此而厚自疑畏以貽天下之
皆不堅持之過也爲人臣幸一把柄設誠行之
此心何必不暴於天下吾攝視而人視吾亦攝
也吾不以攝視而人何得以攝攝我也且也相
與吾之詎惡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余也蕪無能
爲諸父老誦我公而緣我公以爲天下之攝者
告遂書此

